

書譜  
法書通釋  
續書譜  
春雨雜述





續

書

譜

姜夔撰

中華書局

續書譜

此據百川學海本  
排印初編各叢書  
僅有此本

## 續書譜序

姜夔字堯章。番禺布衣也。自號爲白石生。好學無所不通。嘗請于朝。欲是正頌臺樂律。以議不合而罷。有大樂議。琴瑟攷。鏡歌等書傳於世。予略識於一友人處。知其爲名士。頗敬之。不知其能書也。近閱其手墨數紙。運筆逾勁。波瀾老成。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。議論精到。三讀三歎。真擊書學之蒙者也。夫自大學不明。而小學盡廢。游心六藝者。固已絕無。董有而堯章適用志刻苦。筆法入能品。予固恨其不遇於時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。而不獲握衣北面以請也。因爲鈐木。以志吾過云。嘉定戊辰。天台謝采伯元若引。

# 續書譜

宋 番易姜 龔堯章撰

## 總論

真行草書之法。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。圓勁古淡。則出於蟲篆。點畫波發。則出於八分。轉換向背。則出於飛白。簡便痛快。則出於章草。然而真草與行。各有體製。歐率更。顏平原輩。以真爲草。李邕李西臺輩。以行爲真。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。有專工草書者。有專工行書者。信乎其不能兼美也。或云。草書千字。不抵行書十字。行書十字。不抵真書一字。意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。豈真知書者哉。大抵下筆之際。盡做古人。則少神氣。專務遒勁。則俗病不除。所貴熟習兼通。心手相應。斯爲妙矣。白雲先生歐率更書訣。亦能言其梗槩。孫過庭論之又詳。皆可參稽之。

## 真

真書以平正爲善。此世俗之論。唐人之失也。古今真書之妙。無出鍾元常。其次則王逸少。今觀二家之書。皆瀟灑縱橫。何拘平正。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。而士大夫字畫。類有科舉習氣。顏魯公作千祿字書。是其證也。矧歐虞顏柳。前後相望。故唐人下筆。應規入矩。無復晉魏飄逸之氣。且字之長短小大。斜正疎密。天然不齊。孰能一之。謂如東字之長。西字之短。口字之小。體字之大。朋字之斜。黨字之正。千字之疎。萬字之密。畫多者宜瘦。畫少者宜肥。魏晉書法之高。良由各盡字之真態。不以私意參之耳。或者專喜方正。極意

歐顏。或者專務勻圓。專師虞永。或謂體須精匾。則自然平正。此又有徐會稽之病。或云欲其蕭散。則自不塵俗。此又有王子敬之風。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。眞書用筆。自有八法。吾嘗採古人字列之。以爲圖。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。全藉顧盼精神。有向有背。隨字異形。橫直畫者字之骨體。欲其堅正。勻淨。有起有止。所貴長短合宜。結束堅實。音入拂。者字之手足。伸縮異度。變化多端。要如魚翼鳥翅。有翩翩自得之狀。挑剔者字之步履。欲其沈實。晉人挑剔。或帶斜拂。或橫引向外。至顏柳始正鋒爲之。正鋒則無飄逸之氣。轉折者方圓之法。眞多用折。草多用轉。折欲少駐。駐則有力。轉欲不滯。滯則不逾。然而眞以轉而後通。草以折而後勁。不可不知也。懸針者筆欲極正。自上而下。端若引繩。若垂而復縮。謂之垂露。翟伯壽問於米老曰。書法當如何。米老曰。無垂不縮。無往不收。此必至精至熟。然後能之。古人遺墨。得其一。點一畫。皆昭然絕異者。以其用筆精妙故也。大令以來。用筆多失。一字之間。長短相補。斜正相拄。肥瘦相混。求妍媚於成體之後。至於今世尤甚。

## 用筆

用筆不欲太肥。肥則形濁。又不欲太瘦。瘦則形枯。不欲多露鋒芒。則意不持重。不欲深藏圭角。則體不精神。不欲上小下大。不欲左低右高。不欲前多後少。歐率更結體雖太拘。而用筆特備衆美。雖少楷而翰墨灑落。追蹤鍾王。來者不能及已。顏柳結體。既異古人。用筆復溺一偏。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。數百年間。人爭效之。字畫剛勁高明。固不爲無助。而魏晉風軌掃地矣。然柳氏大字偏傍。清勁可喜。更爲奇妙。近世

亦有倣之者。則俗濁不足觀。故知與其太肥。不若瘦硬也。

草

草書之體。如人坐臥行立。揖遜忿爭。乘舟躍馬。歌舞踴躍。一切變態。非苟然者。又一字之體。率有多變。有起有應。如此起者。當如此應。各有義理。王右軍書義之字。當字得字。深字。慰字。最多。多至數十字。無有同者。而未嘗不同也。可謂所欲不踰矩矣。大凡學草書。先當取法張芝。皇象。索靖等草。則結體平正。下筆有源。然後倣王右軍。申之以變化。鼓之以奇崛。若泛學諸家。則字有二拙。筆多失誤。當連者反斷。當斷者反續。不識向背。不知起止。不悟轉換。隨意用筆。任筆賦形。失悞顛錯。反爲新奇。自大令以來。已如此矣。況今世哉。然而襟韻不高。記憶雖多。莫滯塵俗。若使風神蕭散。下筆便常過人。自唐以前。多是獨草。不過兩字屬連。累數十字而不斷。號曰連綿遊絲。此雖出於古人。不足爲奇。更成大病。古人作草。如今人作真。何嘗苟且。其相連處。特是引帶。嘗攷其字。是點畫處皆重。非點畫處。偶相引帶。其筆皆輕。雖復變化多端。未嘗亂其法度。張顛懷素。最號野逸。而不失此法。近代山谷老人。自謂得長沙三昧。草書之法。至是又一變矣。流至於今。不可復觀。唐太宗云。行行若縈春蚓。字字如縮秋蛇。惡無骨也。大抵用筆。有緩有急。有有鋒。有無鋒。有承接上文。有牽引下字。乍徐還疾。忽往復收。緩以倣古。急以出奇。有鋒以耀其精神。無鋒以含其氣味。橫斜曲直。鉤環盤紆。皆以勢爲主。然不欲相帶。則近於俗。橫畫不欲太長。長則轉換遲。直畫不欲太多。多則神癡。以捺代入。以發代豎。豎亦以捺代之。唯ノ則間用之。意盡則用懸針。意盡須再生筆意。不



若用垂露耳。

用筆

用筆如折釵股。如屋漏痕。如錐畫沙。如壁拆。此皆後人之論。折釵股者。欲其屈折圓而有力。屋漏痕者。欲其無起止之跡。錐畫沙者。欲其勻而藏鋒。壁拆者。欲其無布置之巧。然皆不必若是。筆正則藏鋒。筆偃則鋒出。一起一倒。一晦一冥。而神奇出焉。常欲筆鋒在畫中。則左右皆無病矣。故一點一畫。皆有三轉。一波一拂。又有三折。一ノ又有數樣。一點者。欲與畫相應。兩點者。欲自相應。三點者。必一點起。一點帶。一點應。四點者。一起兩帶。一應。筆陣圖云。若平直相似。狀如竿子。便不是書。又如口。音圖常行草時。尤常泯其稜角。以寬闊圓美爲佳。心正則筆正。意在筆前。字居心後。皆名言也。故不得中行。與其工也。寧拙。與其溺也。寧勁。與其鈍也。寧速。然極須淘洗俗姿。則妙處自見矣。大要執之欲緊。運之欲活。不可以指運筆。常以腕運筆。執之在手。手不主運。運之在腕。腕不知執。又作字者。亦須略考篆文。須知點畫來歷先後。如左右之不同。刺刺之相異。主之與王。示之與衣。以至秦奉秦春。形同理殊。得其源本。斯不浮矣。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。執謂深淺長短。使謂縱橫牽掣。轉謂鉤環盤紆。用謂點畫向背。豈偶然哉。

用墨

作楷。墨欲乾。然不可太燥。行草則燥潤相雜。潤以取妍。燥以取險。墨濃則筆滯。燥則筆枯。亦不可不知也。筆欲鋒長勁而圓。長則含墨。可以運動。勁則有力。圓則妍美。予嘗評世有三物。用不同而理相似。良弓引

之則來。舍之則急往。世俗謂之揭箭。好刀。按之則曲。舍之則勁直如初。世俗謂之回性。筆鋒亦欲如此。若一引之後。已曲不復挺。又安能如人意耶。故長而不勁。不如勿長。勁而不圓。不如不勁。蓋紙筆墨。皆書法之助也。

### 行書

嘗夷攷魏晉行書。自有一體。與草不同。大率變真。以便於揮運而已。草出於章。行出於真。雖曰行書各有定體。縱復晉代諸賢。亦苦不相遠。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。謝安石。大令諸帖次之。顏楊蘇米。亦後世可觀者。大要以筆老爲貴。少有失誤。亦可輝映。所貴乎濃纖間出。血脉相連。筋骨老健。風神灑落。姿態備具。真有真之態度。行有行之態度。草有草之態度。必須博習。可以兼通。

### 臨

摹書最易。唐太宗云。臥王濛於紙中。坐徐偃於筆下。可以噉蕭子雲。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。亦以節度其手。易於成就。皆須是古人名筆。置之几案。懸之坐右。朝夕締觀。思其運筆之理。然後可以摹臨。其次雙鉤蠟本。須精意摹榻。迺不失位置之美耳。臨書易失古人位置。而多得古人筆意。摹書易得古人位置。而多失古人筆意。臨書易進。摹書易忘。經意與不經意也。夫臨摹之際。毫髮失真。則神情頓異。所貴詳謹。世所有關亭。何翅數百本。而定武爲最佳。然定武本有數樣。今取諸本參之。其位置長短小大。無不一同。而肥瘠剛柔。工拙要妙之處。如人之面。無有同者。以此知定武雖石刻。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。字書全以風

神超邁爲主。刻之金石。其可苟哉。雙鉤之法。須得墨暈不出字外。或郭填其內。或朱其背。正得肥瘦之本體。雖然。尤貴於瘦。使工人刻之。又從而刮治之。則瘦者亦變爲肥矣。或云。雙鉤時。須倒置之。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。誠使下本明。上紙薄。倒鉤何害。若下本晦。上紙厚。却須能書者爲之。發其筆意可也。夫鋒鉅圭角。字之精神。大抵雙鉤多失。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。

書丹

筆得墨則瘦。得朱則肥。故書丹尤以瘦爲奇。而圓熟美潤常有餘。燥勁老古常不足。朱使然也。欲刻者不失真。未有若書丹者然。書時盤薄。不無少勞。章仲將升高書。凌雲臺榜。下則鬚髮已白。藝成而下。斯之謂歟。若鍾繇李邕。又自刻之。可謂癖矣。

情性

藝之至。未始不與精神通。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。孫過庭云。一時而書。有乖有合。合則流媚。乖則凋疏。神怡務閑。一合也。感惠徇知。二合也。時和氣潤。三合也。紙墨相發。四合也。偶然欲書。五合也。恐遽體留。一乖也。意遠勢屈。二乖也。風燥日炎。三乖也。紙墨不稱。四乖也。情怠手闌。五乖也。乖合之際。優劣互差。又云。消息多方。性情不一。乍剛柔以合體。忽勞逸而分驅。或恬澹雍容。內涵筋骨。或折挫樸樸。外曜鋒芒。察之者尙精。擬之者貴似。至有未悟淹留。偏追勁疾。不能迅速。飄効遲重。夫勁速者超逸之機。遲留者賞會之致。將反其速。行臻會美之方。專溺於遲。終爽絕倫之妙。能速不速。所謂淹留。因遲就遲。詎名賞會。非其心

閑手敏。難以兼通者焉。假令衆妙攸歸。務存骨氣。骨既存矣。逾潤加之。亦猶枝幹蕭疎。凌霜雪而彌勁。花葉鮮茂。與雲日而相輝。如其骨力偏多。逾麗蓋少。則枯槎架險。巨石常路。雖妍媚云闕。而體質存焉。若逾麗居優。骨氣將劣。譬夫芳林落葉。空照灼而無依。蘭沼漂萍。徒青翠而奚託。是知偏工易就。盡善難求。雖學宗一家。而變成多體。莫不隨其性欲。便以爲姿。質直者則徑挺不通。剛很者又掘強無潤。矜斂者弊於拘束。脫易者失於規矩。溫柔者傷於軟緩。躁勇者過於剽迫。狐疑者溺於滯澁。遲重者終於拙鈍。輕瑣者染於俗吏。斯皆獨行之士。偏翫所乖。必能旁通點畫之情。博究始終之理。鎔鑄蟲篆。陶鈞草檠。至若數畫並施。其形各異。衆點齊列。爲體互乖。一點成一字之規。一字乃終篇之準。遠而不犯。和而不同。留不常遲。速不常疾。帶燥方潤。將濃遂枯。泯規矩於方圓。遁繩鉤之曲直。乍顯乍晦。若行若藏。窮變態於毫端。合情調於紙上。無間心手。忘懷楮則。自可背羲獻而無失。違鍾張而尙工。其善盡善。故具載。

### 血脉

字有藏鋒出鋒之異。粲然盈楮。欲其首尾相應。上下相接爲佳。後學之士。隨所記憶。圖寫其形。未能涵容。皆支離而不相貫穿。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。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。一時下筆各有其勢。固應爾也。予嘗歷觀古之名書。無不點畫振動。如見其揮運之時。山谷云。字中有筆。如禪句中有眼。豈欺我哉。

燥潤見用筆

勁媚見情性

續書譜

方圓

方圓者。眞草之體用。眞貴方。草貴圓。方者參之以圓。圓者參之以方。斯爲妙矣。然而方圓曲直。不可顯顯。直須涵泳。一出於自然。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。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。而無蕭散之氣。時時一出。斯爲妙矣。

向背

向背者。如人之顧盼指畫。相揖相背。發於左者。應於右。起於上者。伏於下。大要點畫之間。施設各有情理。求之古人。惟王右軍爲妙。

位置

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。皆須令狹長。則右有餘地矣。在右者亦然。不可太密太巧。大密太巧。是唐人之病也。假如口字在左者。皆須與上齊。嗚呼喉嚨等是也。在上右者。皆欲與下齊。和扣等是也。又如一頭。須令覆其下。走走皆須能承其上。審量其輕重。使相負荷。計其大小。使相副稱爲善。

疎密

書以疎爲風神。密爲老氣。如佳之四橫。川之三直。魚之四點。畫之九畫。必須上筆勁靜。疎密停勻爲佳。當疎不疎。反成寒乞。當密不密。必至凋疎。

風神

風神者。一須人品高。二須師法古。三須紙筆佳。四須險勁。五須高明。六須潤澤。七須向背得宜。八須時出新意。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。短者如精悍之徒。瘦者如山澤之臞。肥者如貴游之子。勁者如武夫。媚者如美女。欹斜如醉僊。端楷如賢士。

遲速

遲以取妍。速以取勁。先必能速。然後爲遲。若素不能速。而專事遲。則無神氣。若專事速。又多失勢。

筆鋒

下筆之初。有搭鋒者。有折鋒者。其一字之體。定於初下筆。凡作字。第一字多是折鋒。第二三字承上筆勢。多是搭鋒。若一字之間。右邊多是折鋒。應其左故也。又有平起者。如隸畫。藏峯者。如篆畫。大要折搭多精神。平藏善含蓄。兼之則妙矣。